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安成劉弁偕明

墓誌銘上

墓誌附

宋高士何君墓誌銘

上嗣位之始詔中外得言事未幾四方率輸登聞
日以百數天子仁聖幸加惠臣庶諸誕謾亡益
於治體報罷貸弗按而其間剗切世務赫然號能
建明者錄用如治平四年詔書是時以言起徒步
台太學生何大正始大正自言始吾毀齒而亂
父不朝之南畝而坐之門側之塾期我學也及東

髮而弁也夕去吾孺子而朝件之成人期我躬行也遺我如此與財孰多又曰方吾父弁養惟不肖嗣人不克立不能侈大窀穸事使親客淺土萬死不償責今者南歸幸蒙天子厚恩遷奉適其時宜得銘播幽用追補前儉陋失先王始嘗轔遇我且有文敢以謁矣曰是則不可以不銘君諱受字持謙姓何氏世居陳留太平興國中有水為韶之仁化令卒官因家焉考於君為四代祖王大父諱世隆王父諱選考諱貞江嶺間俗神地理而王父喜讀青囊書間語術家曰試為我求靈澤福岑

益老大吾後者不議費術家曰有是在南安之橫浦驗如言卒徙居之故君遂為南安人仁化後三世不仕而君好學略通大義不類他隱者惜高自名以文撼有司一不契投筆硯絕口不言之取少時侃上自將孝行高里中族姻有部槩於理必引以歸正雅不治產然喜施雖隱約斥則振人益力笑未嘗壞顏人有干非其意不為動間讀莊周書曰快人何恨限作疑吾送老資也晚咄泉石推知勝處幅巾芒屨勇往不疑里中歲時擊羊豕上冢坐社衆得君乃歡雖雞黍為具或閣七筯須君至

乃舉而君亦悠然徑赴示始失意一人太夫人年九十尚無恙君於是六十有四矣白髮婆娑奉旨甘契節適親亦對之歡然有壯子孫愧弗及者內外艮哉感性更外除柴甚猶不御酒肉人以為難元四年十月疾終於家壽七十有六娶楊氏再娶劉氏皆前君終四男子如珪如璋敏求大正大正賜進士出身宿州司理參軍初太正游太學無未資敏求曰無苦吾繪事當可辦因俱留京師十六年竟就其弟女子四人皆已適孫男二人曾孫二人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辛酉與劉夫

人合塋君于大庾縣玉池之原君長於大小篆傳神山水得意處自成一家嘗評李斯陽冰篆如嚴諸侯助祭凜凜不見頗倚見閭立本凌烟功臣像王維輞川圖曰元子去世誰復識常山蛇形蓋以自况云何氏系出武王子叔虞其後十一世曰萬食采於韓春秋傳所謂邗晉應韓者也秦并韓子孫散處陳楚間習訛音謂韓為何故有何氏銘曰噫新居清東秀儲固護而發舒噫若德有蔚其特衍施而厓碩斯祉斯隕覃我昆來其尚多乎哉

宋居士王君墓誌銘

紹聖三年夏五月二十九日居士王君以疾終於其家之正寢既卒哭矣其孤廷彥書謂弁曰天以鬻券禍酷吾家諸孤置弗譴而鍾吾考吾人雖相與抽推殞泯顧萬萬無益逝者獨求世之名能文者誌銘禪傍尚裨信且有致此其為終天慰何限敢狀以告弁於王氏實元豐同年進士又嘗獲拜居士君則所以欵識之是無易我者維太原之王系自仙人子晉其後顯者間出有以戶部侍郎終郭周時曰朴者於君為五世祖宋有天下侍郎之支子始徙江西之廬陵遂為廬陵人君諱九疇字建

中曾大父諫大父邈考堯逮君四世不仕而君尤以隱德高鄉閭方尚少資警敏已如成人加壯而端毅況默雅不喜設飾平居退然若不預事及事至求辨揣機括立發取無負類智數者而不恃也事親以孝聞母夫人屬疾彌年醫罔藥護視未嘗輒去左右至廢寢與食迄其終無少衰者皇考之喪會君在道及訃聞一慟幾絕其後嘗以為終身之戚時號慕隣里為之感動先是朝士恩他姓子以后已者加長矣晚更得子則寢欲奪愛斥之取謀於君君曰恩之誠若妨嫡正使不為妨嫡則是子

去將焉適柰何忽欲為忍之事耶朝士愧而止問
者義之嘗浮洞庭會日天暴風人有以舟墊湖波中
丐援溺聲甚力更數舟皆奪氣愕眙自脫引去獨
君奚疑危赴急視翻濤若平地或止之曰俱死無
益君曰使我援彼而死亦命也賴以獲免者數人
其仁心類如此始君頗亦有志書史間晚為生事
奪去緒業不卒而一時交游皆君子長者遂以問
學啓訓諸子至躬自督約嘗曰吾其斥大門閭須
吾兒車益容入耳佗非所冀也自宣登弟君益
得故任家事一以委能子時時從釋老之高濁者

遺累指縛等夷死生要使身世無恙髮恨急人之
病如救災灼里之爭辨若不以干吏而以不得直
於君為慙初君不嗜酒然客嘗徇門人人皆得其
歡嗟夫雖古所誦仕焉而已歸教其鄉里者亦無
以加此壽七十有五娶蕭氏子男三人曰廷堅曰
廷彥宣義郎知江州湖口縣事曰廷老有文學累
舉女二人適呂仲元孫慎微孫男七人孫女二人
皆幼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儒行鄉仙桂里三合之
原銘曰

前乎此流澤則長後乎此益闡以光有攸者德而

斯介斯域奕奕新阡既協吉良有徵者是為王姓
安安之藏

宋劉伯景墓誌銘

伯景別余之一年補賀州富川尉又二年而訃至
豫章余哭之如古所謂哭朋友京本有者字最後得其
臨終數百言曰吾疾勢憤憤冀少日有瘳而自頃
來殆不可力青衫黃墟此自吾分不可京本作決不復
作兒女悲京本作熊但生平百不一究吾蘊萬不一償
吾志後當有為我不平於造物者必徵信筆使我
沒齒無滯對淹恚將非子耶嗟大君之寄聲我其

者之事也謝世之始大學諸生之吊為位與望而
祭者一日三千人其愛之綴人已出河洛其崇遠
甚况及一作復身在時邪今之學者見似文公者而
喜矣况親更出處偏得大全禦侮先後獨擅其傳
有如執事者在邪他日執經而環文一作伏席非南
臻之秀則北奏京本作奏之音跋墻仞錯履焉至蠡躍
鳥趨也今者大則運之播物之鈞上次則擢質而
培幹又其次猶不失借之容聲而出京本出作樂去其鄙
吝雖使文公復生亦不過如此某也見道晚使與
世所謂弄翰墨者馳騁出沒上窺西漢輩流誠不

敢多讓至其心思之精微神明之酬攝方寸許地
有未究竟處亦豈少邪伏念行執事題品最為曩
舊不幸身一官限南北右江介而左閩粵簡書奪
之于今十年虛往之願未伸實歸之賜方偏曾不
若繼而前者之得發蒙京本作時京本誠有也謂天不予之
幸邪則執事嘗齒其姓名矣謂天與之幸邪今休
迫邛蜀萬里道恐長負此心君子之叛而小人之
歸且文公在時矩矱某已不得而親矣此不過為
已往之悔如執事則及見焉而又加有一日之雅
柰何其反自棄也悠悠之此身一落遠外適來之期

謝絕言者愧歎以策試禮部第元豐末進士特奏
名釋褐假承務郎初君弱冠旅貢士遊京師一時
士大夫爭傾蓋推轂期以膺仕而施厚得畱將肆
復蹟者迨三絕京本作取京本一官而君白首矣及之

官富川事巨細悉力審處遇煩孳立辨無留敏有
弗便徐為剖決引誠忼慨言教質仁大吏以此多
之疾之日太守鄧侯飛書官舍問狀所以勞良苦
勉醫藥甚至語家人曰侯誠惻我無量但屬不應
得此疾雖革永訣語尚可料理復索紙作書僅成
擲筆而終鄧侯得之愕且痛京本作慟曰天柰何奪我

佳庚乎年五十七諸孤護君喪歸葬順安鄉厚山
新塘之原娶王氏前君謝世再娶黃氏子男五人
公度公量公肅公備公顯今為名進士女二人適
進士歐陽燮許世延孫男三人大受大成大順孫
女六人尚少有京本有詩賦字文集三十卷號無聞集藏
於家始君無恙時有仙女來自臨賀自謂陳仙嬌
仙宮下時不復形聲數漫粉壁畫字書自見作詩
遺人多禍福意初雖隱後畧無不驗者嘗從馬詩
得四十字有青天蓋遠山黃河流白水語人皆賀
君得吉贈君既疾始怪京本作悟其語曰青天蓋遠山

千里歸葬象也白水於文為泉合上黃字為黃泉
死徵也嘻陳仙命之矣尚何逃乎已而果然又貢
士劉瑗君髫年時里中文也有斷金契君補富川
而未赴也一夕夢與劉方巒從以輜車告取道之
官者他日以語劉劉戲應君曰復使吏恩袍從君
後乎夢不閱歲而君終君終之一月而劉死矣其
精神京本作誠所契如此君別余以元豐八年七月之
十日終以元祐三年十月之十四日葬以明年十
二月之十六日云銘曰

材則長得胡晉南圖收西崦迫誰執咎芥雞測厚

山陽厝真宅殿有子可無戚

宋鄧夫人墓誌

有懿行女子從其夫之官元祐八年二月二十有
一日以疾暴終于莆陽司理叅軍之官舍者曰鄧
夫人世為南劍州沙縣著姓父硠有隱德母曹氏
姜氏而夫人則曹出也生二十有五歸同郡陳君
仝始夫人少時子之者裕於為親及歸陳宗婦之
者安於為舅姑而夫若子初若不計其慈順既而
亶然有聞則中外族姻至有力循疾放而弗迨者
資淑柔靚莊所以督約其身甚備平居無惰容不

妄笑語不以家為無累其夫然夫亦以此取辨其
加於人一等每如此謂陳氏片大方夫艾而奪之
年使不克遂其志之思疑以殺天之矣乎人其亟
哉壽三十有二女子於是莆陽君謂余曰歲有
十二月十一日甲寅於辰則良得故鄉之北阡於
兆則言圖吾妻之奄窆于是法宜得誌敢以諉予
嗟夫弁陳執也義不得默是則誌夫人且詞以哀
之無若我者詞曰

夫何天之不淑若人兮禍忽此乎福先變索綯以
縶蔓兮一瞬泯其百年拚蛾眉之脩嫠兮閱髮質以

之連娟痛未朝而晞露兮奄先秋而摧蘭佩
如鏘鳴兮衣霞霓疑駭舉蹇淹留乎下泉兮曾不
以夫子之故神濯濯而長蛇兮形膠膠而弗寐
總帷之寂幕兮總生平之笑語邁幽宮兮莽不追
睇龍津兮遠翼疑作翼資羗敦詰兮寓恫悲鋪懿鏢
兮視吾辭

宋歐陽文叟墓誌銘

龔紹聖丁丑舟而北也文叟疾良已過之訣語龔
曰老不貸我脾腎姪且弱間得上浮中乾之病在
法茲謂土不勝水肥醲甘臙仇敵我而燥石腐梗

以劑名者反君子弟之左右侍也凝泣焚煎嗔胃
戟腸又數得醜夢決不久客人世且脩短自吾分
獨平生隨手磨滅念之今人不置片石揭幽知我
且文則子在他日誠不能無萬一冀龔敬焉謂曰無
苦君會當有健時奈何驟作不祥語是冬疾復作
明年六月乙酉果不起其孤自廬陵走一介以書
來京師請銘曰茲吾父志丈人謂何於是為攷次
致政蕭侯元卿所為狀泣且叙曰君姓歐陽諱通
文叟其字也世居吉州之廬陵為右姓曾祖諱壽
祖諱鵬考諱居間皆不仕君開爽樂易少時炳

類夙成者就塾日誦書千言塾中兒皆出其下

九年而孤逮事皇考而弗得則取其尤篤者孝其
母夫人準其元監薄君又二十平而長其家復取
竭於其母兄為未已者反其弟慈其諸幼於是閭
里翕然難君所為既稱慕之則間之愧其不及熙
寧中天子以浮靡始詔取士本經術異時廬陵
應言幾三千人雖盡斥故習然猶窘成說場屋成
筭莫適主而君獨晏然類無事者一出輒上列聲
譽益籍甚明年禮部報罷歸則盡出家所藏書千
餘卷羅諸庭曰是豈不足娛老何至從少年計校

後先掠場屋美耶即又與其配京本約曰歲時祭

享我則不可使菲不繼伏臘醫藥男若女婚嫁凡

若干中外親戚慶吊問遺凡若干費出則有程矣

餘悉付饗奴使我得盡意賓客無留為也君喜客

雖出天性至不可得而親漸限崖設不少貶降以

是門無雜賓所與遊皆一時士大夫晚度舍西南

地築愚堂居之自號逸翁時時杖屨還往賦詩壺

弈撥置世故取自放盃酒間戶外過京本有客絡

繹不厭也其達如此今夫利徒風舶雨轉逐什一

乾沒走貪死貨長年無須吏閑愚也孰與深居

出恭而家者仕宦者卒然相遭必鬻呻更吊呀

羈勒繩墨食不及一作或不下咽投老決去就又不忍

以蒼儲易朱紫惑也孰與食先疇無愧色者之二

人者固得矣而胥夫也文叟生不為京本無此字世用

間取則多固失矣而獨得也嗟夫此其為無負歟

壽五十有九明年冬十二月乙酉葬君儒行鄉濬

源龍坡塢娶劉氏男子三人曰伯虎則請銘者也

舉進士有文學曰叔豹曰仲熊尚幼女子二人長

適南安軍司法參軍蕭世礪次許嫁王氏未行文

集十五卷藏於家初君之隱也今給事中范公鏞

過其家留詩道舊繼而作者甚眾通守徐君常校
理盛君次仲皆以文高君行而又嘗記愚堂者弁
也銘曰

涇吞渭滌如命何惟其自視不媿嬰闢茸暢鞅珮
玉瑳哲謀肅又辱詆訶從古已然尚胡嗟烏黔鶴
白寄一呵塞竇狀影六籍哦其孰榮盛孰坎軻末
年齋志在澗阿以此易彼得亦多嗟吾文叟幾且
和壽弗克究理則那惟名與實不滅廢視吾銘詩
尚無訛

蕭孝廉墓表

熙寧四年夏四月丙子有宋篤行君子蕭君以
終身是歲冬十月甲寅得縣之儒行鄉留陂而
葬而後二十有二年壬申之六月其孤公礪之遊
劉夙實表其墓君諱汝為字叔展吉州廬陵人警
敏莊裕子親弟長慈下而睦踈已自其兒時有聞
而加長則浸以文學見稱於伯父御史公每曰是
兒必張蕭宗君讀書取大體不譎譎窘董句喜讀
西漢書會得意卷彌日不去手為文若陰與筆計
語千百抽楮立就奔壯卓詭初不自收束徐則宿
理蓋蠱如也劉方採圓略不復斲鋸痕跡其工如

是於是人謂君方將芻飛黃騁長道脫駮解服蹂
蹴燕越取萬里寄一躍中意弗蹶其在此曾不中
道而適得蹶焉則咈哉天其不卒於昇材而戾之
亟奪之果也先是歐陽文忠公過七里院得君所
為記龔壁間者讀數四不釋曰筆助疑高古作者
正如是矣其題曰明奉化之浮屠壑也至謂短綸
不鈞深弱弓不中遠張賦科菟廊廟材踈矣丞相
荆國王公時為縣於鄞一見以為得當世利交意
君於詞賦絕人遠甚然居常薄之異時廬陵以天
下七區應書者紛以千數有司幕處操鑿金枘

方索來者氣君坐置謹中題經目無巨細即一
有司輒稱善以故連三冠多士廬陵至今號主錢
解元以方張文成云君貌塊整望之巖然若不可
親人相與處久益不忍釋去雅踈財京本作賂所至不
計貲寡多應手一空雖大轂弗靳也急人危難若
出自其已士從學嘗數百人悉得其所欲晚益蹙
蹙間語人曰古所謂正可坐之立壑中者非我謂
耶舍旁近有溪因命曰潛溪即卜築其上自謂潛
室琴書杖屨自副若無預茲世者熙寧初天子
起有道士逸田野間者衆謂君曰盍應謂即件名

舉君孝廉鄒守以聞而君死矣五年四十有九娶
楊氏三男子公望公康公徹四女子皆配仕族有
集三十餘卷藏於家蕭氏故長沙人質順中有以
馬氏亂徙居江西之廬陵自諱儼者始於君為遠
祖至六世諱定基者始起家為村御史與君皆出
自曾大父諱渙而諱良輔故贈尚書工部員外郎
者於君為大父諱化基故虔州贛縣主簿者於君
為考自君以學行高鄉閭蕭氏世益大成材者相
踵云余哀君以彼其身卒佗條不遇以死也於是
系以辭曰

謂獨君嗇兮竟孰得而材之謂獨君侈兮胡乃
齡以退期眇莽其默兮孰職孰尸曾不慰夫造物
兮彼死生亦奚以議為嗟嗟孝廉兮有赫厥輝般
考彙以宅粹兮噤不得施世故飄驟兮放乎一歸
顧有以遺其嗣兮夔煜煥以藏廷得夫為賸兮
失非所羸播辭隧陽云是母可悲

龍雲先生文集卷三十一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安成劉弁偉明

墓誌銘下碑附

宋故王君章墓誌銘

熙寧中君章子從余游因抵書往問安否恨不及
邂逅相與締一日之雅以謂徒歎居不知幾何時
能相即也既而君章報至悃悃闊幅慶君引退者
之臨顯人因撫書自慰曰吾雖未及見已知其為
長厚人矣越明年道過吉水因踵其家而君章適
與其子皆在問勞甫畢即握手把酒引滿歷歷

過眼事若當疑故知已然殊相歡也又明年今
赴試禮部而忽有以君章訃聞者始而驚中而疑
且信曰孰為君章而止是耶彼痼者之與羸而弱
者惟不能時飢飽完守京本氣病之相攻乘不在
腎腸在膚湊甚者或內癢發熱以至精液漸京本
涸垂終以待盡死無足怪也吾始見君章時齒万
剽剛吐言烝烝體豐碩而氣浩博以為借使冒犯
寒暑凌衝風濡露猶得為無恙人柰何一軼不救
遂至於此是可無悲也夫君章其字也姓王氏名
袞曾祖諱昇祖諱澄父諱律方君少特已才老成

志雖與兒言相邀嬉未嘗妄發及壯尤殷承事親
盡孝道視其貌初無崖岸邊幅即之蓋敦如也始
嘗用詩賦進取也交游所推致連三試無所遇而
會 朝廷更科因操其所為文悉獎去而更習經
義又兩試不得志人或疑其廢罷君獨以謂士守
死善道得時不得時正在斯須問耳顧吾所好者
何如坎壈不足道也尋復欲應書而以祖母服不
得就既而君之公卧疾寢華家人惶惶忽忽不知
所為君因密禱于神願減已筭以起親疾一廿日拜
下至忘去寢饋而君之父果京本有愈方且以

有助而君以驚憂得疾矣將終家人環而江之口
寧復有遺憾耶君徐曰吾平生凜廉慎重絲衣粒
食無不可意者獨恨親已老惟是甘泉滫髓之養
不可無壯子弟在傍今也一至於此正恐死無塞
責耳言訖而終時元豐元年戊午九月十八日巳
丑也享年四十有二娶高氏子男三人居方居實
應進士舉居王尚幼葬君于吉水縣仁壽鄉萬安
里鶴郊坵者明年二月二十日甲申也嗚呼件
其事播諸幽是誠在我銘曰紉萬類兮葬不齊
宵翕忽兮車驟馳生聚氣兮孰使為死一軼兮尚

誰尸猗君章兮焜陸離茲方剛兮志倏遠壽胡齊
兮邈難追慶貽後兮理則宜揆幽宅兮歸有期綿
求又兮存銘辭

王公權墓誌銘

王氏世居臨川其後有徙居于蘆陵之吉水者日
俊於君為五代初日俊至君中間皆不仕而王氏
遂以富貴號大族方君少時已能從學在交游中
君將果於自奮已而寢為事奪志卒不就因聚家
藏書指以遺諸子曰孰使為此而不可得者非命
耶於是更留意治產不為橫費以撓生事先疇

入輒取其贏餘為歉歲備儲蓄復廣雖家人輩有弗知其寡多者居無幾何遂以富擅閭里貲產至數萬計熙寧中歲大旱民間穀皆前此費去而君家廩庾相望所至皆完實客有謂君曰乘時之急以牟大利捨此不為其孰為者君應之曰且誰非食以為生而使吾坐視孳為自安計又幸其乏時以取倍售誠不忍為也於是悉發所藏穀為平其直不當價之十七入遠近賴以活者數萬人縣有學舍湫隘弗緝至棟宇敗撓至十數歲無省視者君為白官出私錢十萬與里之仕進者同首其

勸學遂以成異時有恃君長者為可犯者數出詆欺且欲因有所求以為君初殊無計較也至則悉為披露底裡使無能出意外既屈伏轉以好語謝去人以此多益畏愛之君為人寬徐和裕善自整持平時似不能言者及遇事一發決無有退轉意自少年已知生計不易就及晚年反更豁達喜施與親賓過逢每張具惟其可者無不為也遇人有禮尤以誠信自許居家無小大一際之以和未嘗鞭訶童奴尤喜勉子孫以學至躬自督視恐不得當廿意元豐元年夏君偶得疾既而小愈秋疾復

作諸孫方就試鄉有司亟欲馳歸以侍而君逆使止之為萬萬無廢進取吾疾會當有愈時何歸也其急善如此先是君居母夫人喪既數月矣方在哀戚中而長子繼卒念偶失壯子在傍相與併力當後事因摧傷感慨疾遂大作竟以其年冬十有二月三十日終于家其年六十有一君諱律字公權曾祖敞祖昇父澄娶胡氏子男二人喪先君三月而卒次曰中孚女一人適里人魯國君早卒孫六人居方居實居正居易居安安上曾孫三人長曰無悔餘尚幼中孚居方居實皆應進士舉以明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乙酉葬君于吉水縣仁壽鄉萬安里安國山王秋之原將葬其孤中孚前期踵書謂余曰惟是先君善狀將子辱也其無辭銘曰不獨臧厥身亦有以遺其後嗚呼王君孰謂無得兮斯可以為壽

冲厚居士劉君墓誌銘

劉氏之裔其來遠矣至晉劉遐為安成太守子孫世居焉為甲族有令望園冠而為儒者十常八九遭五代創攘之亂變名拉族毀迹避難史失其傳而無所於考吾先乃隱居于龍雲下村之陽至伯

父斯數世矣伯父諱贊字叔獻雖非儒者然為世
厚重尤疎於財其發言論不事脩飾而類多中理
雖宗工宿學往往有不能及者時之聞人皆以冲
厚居士稱之議者咸以為實錄焉叔父少亡伯父
與諸季父皆幼伯父事吾祖以恭而成諸季以義
至於以恩撫宗族以禮接里人其尊卑上下皆恂
恂而不失其序愷悌仁厚之風藹然于鄉時之老
成教其子弟孝友恭謹禮讓而溫仁必以伯父為
法曰為人如劉公足矣鄉人有爭訟之不平者不
聽有司之令而聽伯父之一言犯有司之刑不以

為恥而以不得於伯父為愧嗚呼伯父之居是鄉
非有政令以驅人之從已而能至於若是者殆古
人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雖然此特伯父
處已有如此者若其以詩書教子以禮義成家選
道德之學為聚於里中士至於貧而不能以自給
者恣有以饋之縱過逢亦必燕留暮月及謝去隨
其緩急戚疎咸有以濟之由是英俊多歸焉而戶
外之獲常滿矣雖朝士大夫亦嗟羨稱頌至為之
交者簡書通問遞不絕傳此伯父之得於人者又
如此則其謂之冲厚也豈虛言哉雅不嗜酒每遇

賓客列席張具笑談委曲客不醉不止人皆歎其
至誠而不倦也元豐四年八月五日以疾卒于家
享年六十有八其年冬十有二月日葬于本鄉灣
潭之官山娶彭氏次娶陳氏皆大族子四人逢邀
若缺若中若缺嘗頌薦名文四人男孫七人文孫
四人曾男孫二人噫伯父之子孫可謂盛矣其不
仕者則克家有立而從學者皆才器雄偉名聞於
時而吾宗之大未為量也惜乎伯父不見其子之
成就而逝矣矣於伯父妣也知伯父之事詳矣其
子若缺請銘於身儻固非誰之責耶遂撫其實以

誌其墓而銘曰

仁哉伯父冲厚以稱方寸之內至虛且明安時適
分不務外榮惟知教子延禮群英六十八歲俄傾
天壽人之大患在乎無從公以慶流詵詵之祐刻
銘于茲用傳不朽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吳興姚府君之夫人張氏
世為通州靜海人曾大父諱毅大父諱葵考諱日
新皆齟齬不仕皇考後用子景山太常博士恩贈
大理評事夫人性孝謹方尚少疑然有立志而柔

閑靜莊有足以式閨閫儀女士不獨其父母異之
雖父母之族姻皆曰女子如是難於為傳姆者及
歸姚氏也用所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而婦道之
成有加於為子道時在中饋朝夕羞以進惟謹旁
無佻助能不怠以止不獨其舅姑材之雖舅姑之
黨皆曰為婦如此是難於為姊姒者其夫曰吾配
順以有正是能君子我者也其子曰吾母慈而節
是能成人我者也於是出乎其里開從其夫子遊
且有舊者皆道夫人之能及他于婦毋文或爭慕
之或歎不及則又相與言曰果也初府君學里中

號有志尚余非遊四方所蘊終不傳且出人下矣
人歸纔閱旬即勸使行曰家事非所以累君府君
用是第進士列為王官遭廷尉平之喪夫人與府
君往且辦事比葬客就食野以次居多已而夫人
取食器償始嘗與暇者至親為滌滌會天例寒甚
觀者難之而夫人方自若盡給而後已府君喜施
與恆賓客過逢而夫人尤善傳會不為絲_畝粒_粟
計顧家無長物_也嗚呼可不謂賢矣乎以夫
貴邑封壽安壽六十有正以元豐五年正月某甲
子終於其夫官舍蓋先府君七月而亡六子男曰

洗虔州司法參軍曰涉蘄州蘄春縣尉曰汲滌沈
澣未仕五子女適泗州司法參軍應昭若江寧府
當陽縣令阮之武口南安軍大庾縣劉敏脩常州
無錫縣丞沈倚一女未嫁於是其孤涉抵書於廬
陵劉弁曰先君雅知子者子於吾人宜不繁將以
元豐六年 月日葬吾先君於錢唐覆泰鄉湖西
村靈山小原舉吾母夫人以紉也惟是辭不可闕
非子尚誰可屬銘曰

於惟夫人協吉不嬪媚子姚宗教成閨門躬行斯
可維德實有宜家斯何不痛不疼學能勸其夫之

才喪以致其親之盡將子若孫克紹厥訓俾是銘
詩以其不泯

宋故劉先生墓誌銘

君諱康夫字公南姓劉氏福州候官人彭城之劉
系漢元王交其昆雲有為隋東萊令考避地商華
築堦居之號劉垵於是南華劉而四世至唐以
童子起家宰相曰晏晏之兄暹累官秘書監汾州
刺史君其八世孫心五代時曰伎者避馬氏亂自
鄂州節度判官舟其帑家溫陵生文濟王審知以
女歸之終吏部郎中遂為閩人曾大父諱太子

洗馬致仕大父諱若虛以文章知名祥符間皇考
諱奕有經濟材皆終尚書也田真外郎君兒時秀
整有就真書十字誦如所嘗孰者其在鳳翔也
麻經從講師退而覆之不失一字皇考終丹陽有
哀其貧者欲厚贖之君收涕曰名為孤邱孤實歿
吾考因却不受莆陽蔡公褒以故人子過君一見
拜謂母夫人曰佳子善視之而里人周希孟有重
名充器君希孟號四先主之一者君至性絕人服
二喪蓋不飲酒食肉衣帛者三年罄節內所有買
舍與其弟居後屬逆徒指屋以告曰留以死汝家

人無敢言者常曰不妄許與遇貴熱非其合引去
不少貶茨掾萊徑陶甌禪杓對之歡然終日不知
為貧約也異時守臣以君應治平初孝廉詔書故
事監司列名有不孰君者諭之見君卒不見明年
始上君名有司執後時報罷論者惜之程光祿師
孟之為福也奏取州果園隸樓店務實欲授君館
且使僦入者歸其羸君牢辭不奪程對之歎息民
有奪君田舊請心者部使者不直民歸之有司
君抵書自言不願校卒以界民熙寧中玉路置學
官廣東安撫頤比廣五路得君為學者師朝廷下

其事君例進志述二十七篇翰林學士沈公括尤稱其文諸公問君讀書先理詣後辭說大率於諸經最長糴披朽蠹以見聖幽為文疊疊有真意似其為人閩越雖妄愚者莫不計識者皆謂君先生以布衣蒞府學事三十餘年門人至千數登王官者十二三晚益肆志經術急勸講凡棄主求學未闕歲遍五經雅不事詩賦便君者迫使應書君強為一出輒冠多士其程文雖若不刻意聲病家遠不逮也始元少保絳師閩薦君行義不報及後貴用事然終封君其章復數上又不報元謂人曰吾青

塞矣元祐初禮部上君格應奏名將行謂人曰明年歲在辰吾其已乎然欲止則不得陞試之一日君果屬疾又一日以不起聞既而天子第奏名士君入假承務郎等而死矣聞者痛之於是其孤知至自惠安尉星行護其喪以歸明年正月二十有一日將塋君懷安縣太平里螺峯之原壽五十有五其集有經訓雜文古律詩合百卷夫人黃氏朝奉郎嘉會之女小懿德男子四人知至強學說學敏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方次適周孝嗣皆進士三尚幼知至以專經為元豐八年進士於次為最

長前期走書來洪注曰子知先人宜詳敢泣血
必累嗚呼先生山祿註緬請身世猶榮其名矣也
勒詩禪傍其敢從銘曰

彭城之先系自元王堏居南華東萊泚泚有擘四
世晏遲疑唐擲組來泉實始鄂州嬪我姬姜吏部
之休揭揭公南閩公昌孫天碩其稟肆深雄渾周
哦孔矚編聯藁束七箸紳履邈有餘躅如曠蹶張
注以大羽殪光之迅過於穿魯孰熾之膏孰根
之腹孰窘其豐孰斬其須有慶則覃有子則克有
銘徧幽有安斯宅

觀禪師碑

閩粵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資秀穎力彊
自好則起而為士者常十五六為佛之徒者又五
之一焉然佛之徒自其童時已能誦數學涉精博
纔一祝髮即挾跡游方巾瓶杖屨從知名師解懸
脫拮躒出累表異時正盧瀟霍布金之肆諸以禪
擅天下多閩粵人至閩粵則其望僧反不逮他處
而數百年間求如汀上白衣蒲之妙應與夫福唐
存備之徒蓋無以顧寧寥不詔之後能蹠蹕到佛
是其尤偉而有如即出矣師諱令觀俗姓黃氏



原件短缺

莆田人生不茹葷午 三隸廣化寺禮師繼隆十
八受具戒略通心子老莊諸書已而撥去聽講
大乘經論他日言擗巖經駭然大悟曰世徒傳當
年圓覺之圭峯何知不有今日擗巖之我耶未幾
得寺之安養院折筇坏戶而居之標尚質素語終
日不妄出口非有迫致或竟崩未嘗躋閭闔大藏
經更數返雖老益力又天性慈甚哀病者而急阨
窮呪食放生無不為者此貝不逮必解衣就質無難
色佛事身朝讚夕燈者五十年不驅蚊不搔蝮虱
不以匡衆為已任人或戲之曰備心乎觀公矣事爾

了知一切於刹那
衆生盲龜越浮孔
無漏種智安養佛
起不退轉得安隱
妙湛圓明大總持
爰七十載閱僧臘
云何舌根歷熾然
况復得大堅固心
普現舍利山樊閤
取如泉源無有竭

如大壯士屈伸辟日
不撥求散取泥洹
封磔疑網知有此
於彼無生忍法中
時取惑者藥其病
當示順日屯雲空
猶紅蓮花出遺燧
神光去來窅堵波
尺草寸木皆發色
蹶石担土仍得之

歎未曾有莆之人

一切有情悉擎跏

維大禪伯曰法海

伏請偈言為證明

得不思議有如師

告彼來者庶無愧

興化軍廣化寺法海禪院沙門

繼諸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終



